

佛祖歷代通載

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目錄

陳高祖

柏岩稠禪師

洪偃法師

寶瓊法師

衛元嵩上疏減僧

廢帝

天台三祖惠思禪師

宣帝

周武命三教伸述利病

周武滅佛

甄鸞上笑道論

道安著二教論

周武登座序廢立義

通載十卷

靜藹以法滅舍身

任道琳伸請復教

隋文帝

下詔復教

法師曇延授帝八戒

釋及智仙傳

帝命律師靈藏陪駕

李士謙喻報應說

二祖惠可大師

天台智者大師

詔三十州建塔

文中子講道負苓 葛附

闍那崛多譯法華經

詔問洪山智舜禪師

煬帝

詔僧道琴俗明瞻登對而罷

三祖僧璨大師

楊宏命僧道論議

恭帝

神僧法喜傳并論

通載十卷

二

楊宏命僧道論議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陳都建雷氏曰陳高霸先文廢宣後

丁丑高祖武皇帝姓陳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

七崩于璇璣城下里人受梁敬帝孫禪即位年五十改元永安○周閔帝殺之而立毓

叙曰有梁祚微禍難自作東魏賊侯景曰隙來奔

高祖建義內之封為河南王乘寵作亂遂陷臺城

先是梁湘東王出鎮荆陝使王僧辨陳霸先等平

金陵未幾湘東王為西魏所滅侯景既誅僧辨仍

為霸先所殺太平元年梁敬帝孫位霸先即帝位

通載一十卷

于金陵以姓為國蓋吳興長城下里人也世本甚

微自云漢太丘長陳寔之裔身長九尺二寸須長

三尺垂手過膝神明高放有大志畧衆所推重既

臨大寶復梁舊政崇重釋氏金陵舊來七百餘寺

侯景焚蕩幾盡陳高祖悉皆修復翻經講道不替

前朝自創國至禎明三年凡五主三十三年國入

于隋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九載與隋同政時天

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陀羅陳言真諦十四

年間隨處譯經論疏傳等四十八部凡二百三十

二卷云

幾聲平

真觀法師釋門龍象也時徐僕射領軍禦世欲僧兵之師馳書勉止其言傷怛足以發回向之心又著無性回緣論

周明帝毓

小字統萬字文之長子在位四年改元武定○周用明

庚辰

文帝舊改天嘉

祖與兄同經營帝業故遺詔立之高祖與兄同經營帝業故遺詔立之高

康乙酉崩于有

竟駿在位七年○周明帝中從兄護

沙門稠禪師乃魏跋陀三藏之資也受具往嵩山少林又抵覃懷王屋之柏岩寺解二虎閉由是舉世知名齊乾明元年示寂于龍山雲門寺

解虎

齊孝昭帝演改皇建

字延安神武第六子聰字延安神武第六子聰

四丁廿六

通載二十卷

二

曰捕兔鷲馬墜地而崩壽二十七葬靜陵

周武帝邕改保定

小字羅宇文之第四子小字羅宇文之第四子

禁斷華綺土階聽政不施檀拱後宮嬪御不過十人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崩于章

舉葬孝陵

法師洪偃雅為文帝所重及齊使崔武子有專對才朝廷憚之帝以偃才學兩優命館伴武子武子加嘆而歸由是朝議欲奪其志歛以冠巾偃聞命即絕食以死自誓帝以其確誠從之時稱偃四絕謂姿容德行文章草隸臨終謂其徒曰世人為貪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高

稱偃四絕

其墳重其槩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歎今
瞑目之後以脯腊鄙形布施飛走及卒弟子如其誠
有文集二十卷詔藏祕閣

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為僧統綏禦有法四衆安之屢
入重雲殿講道帝尊之為師初梁魏問僧統盛飾杖
直偕擬官府至瓊奏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
于時海東有十二國聞瓊道德不可見遣使奉金帛
求瓊畫像其為天下敬慕如此及卒法師曇衍繼為
僧統亦有重名衍初生下四十齒已具舉世異之

胎生具齒四十
壬午

後梁世宗歸改天保字仁遠登第三子
在位二十三年

通載一一卷

三

齊武成湛改太寧神武第九子淫亂無度信
用嬖寵傳位太子在位四年

年壽三十二崩又改河清

周保定三年有牛生
足于背上出北史

齊後主緯字仁綱武帝長子昏亂暴虐殺于
崔季等忠臣在位十三年改天統

癸未
乙酉

旃檀瑞像至此三百六十七年在淮南

是年衛元嵩上疏減僧初周武崇佛氏天保六年嵩
上十一條省寺減僧云僧多怠惰貪財冒利不足欽
尚召百僧入內道場七日伺過不得無何乃止嵩後
感惡疾而卒世尊曰獅子身中蟲蒿何不當之矣

元嵩上
疏減僧

丙戌改天康○周天和用

丁亥

廢帝伯宗改光太

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長子畧無人君之度太后廢為臨海王壽一

十九歲而卒在位二年

大教東被五百年矣

台宗三祖惠思禪師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寬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與世自異夢梵僧勉令出俗辭親入道及稟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施聞北齊惠文聚徒眾法清淨乃往歸依後受正法性樂苦節營僧為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習漏未盡後於定中放身倚壁未至間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舍徐入便自通徹不由

通載一十卷

四

南岳思大和尚

他悟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亦不得得亦非真後在大蘇弊於烽警山侶不遑安處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時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也至即告曰吾至此滿十年耳先是梁僧惠海居衡嶽寺及見師欣然讓之時稱思大和上或問何不下山教化眾生思答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有何眾生可化嘗不豫曰念曰病由業生業由心起心緣不起外境何狀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身遂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咨揖久之辭還南岳師曰寄迹茲山止十年耳期滿當

移時衆不識其旨及還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陳大建九年丁酉六月二十二日咸聞異香師更攝心諦坐至盡頂煖身軟顏色如生春秋六十有四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繒纒皮革多由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艾衲用犯風霜至於所被法衣都無蚕服絳皆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得蚕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唯南嶽獨斷高遵聖檢也今之列其派者華裾茜服忽尚鮮麗得無恧乎

已丑

宣帝頊改大建

字紹世小字師利昭烈王與次子文之弟也身長八尺三寸大有勇力善

四廿

道載一十卷

五

騎射生五十一子年五十三歲崩宣福殿在位一十四年

周武天和四年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利病沙門

道安上
二教論

道安作二教論二十篇以儒道九流為外教釋氏為

內教意謂上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日澆丘索之文乃著苞綸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國之謀並是修身之具若派而分之數應為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今乃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大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哉及闡譯內典奏之于朝久而無報安勤於奉母凡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安曰吾母

周武
滅佛

也豈可勞人哉及周武廢教以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絕尋以大教堙阨號慟而卒

周武天和四年謠言黑衣武以猜為心有道士張賓之等譎詐罔上私構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釋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云己丑三月十五日召三教名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道家先出於無名之前超乎天地之表議者紛紜弗定至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帝曰儒道二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陳理無由除削至四月初更依前集雖極言陳

二九五

道載一十卷

六

無得面從也又谷理伸弗克定矣遂勅司隸大夫甄鸞詳審二教至天和五年鸞詳二教上笑道論三卷其表畧曰

甄鸞上
笑道論

切呂佛道二教事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件相對佛者以曰緣為宗道者以自然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曰緣者積行乃證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篇可為儒林之宗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按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

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臣輒率下士見為笑道論三
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
笑其道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竟失守出弘明集
周武至五月十日大集群臣詳寫上論以為傷蠹道
法不愜本圖火焚而已論具如弘明集周大夫甄鸞
者寔高識君子也弗知懼大敵而勇於小敵者焉王
令詳定二教優劣直以正見剖拆無使偏意在懷而
著此論褒貶咸否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此之
謂夫傷哉火矣

又上道安所著二教論二十篇帝詳審諸以問朝

通載一十卷

上

九分
流別

宰無有抗者遂寢其事其論畧曰鍊心之術名三乘
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
流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
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
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也
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者面南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
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
月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信賞
辟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勸政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蓋出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墨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使乎使乎言其當權受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舍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制無不貫之此其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

道載一十卷

八

乘以足衣食故八政曰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其論文之作內外該括文詞峭拔義理淳簡誠可敬也

齊改武平

周改建德

庚寅
壬辰
甲午

周廢釋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周武終成妬忌信張宥之議欲偏廢釋教曰大集百僚命沙門與道士辯優劣預令張宥之飾詭辭以挫釋子冀即其義負而擠之于時法師知炫對帝抗酬辭吐精壯帝意宥不能制即逞天威垂難辭左右叱炫聽制旨炫安詳應

對陳義益高陪位大臣莫不動容欽歎帝不能屈明日詔下遂兼道教罷之

齊改隆化周兵陷并州上走

周伐齊至鄴齊王緯走獲之封為温國公

幼主恒改承化與後主俱走青州右高齊五

主二十八年宇文周併之

戊戌 周武承光二年滅北齊據鄴都因常孝寬楊堅等眷

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下帝登座序廢立義

其畧曰六經儒教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

真佛無相遙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浮圖徒廢民財

四十二 道載一一卷 九

凡是經像皆毀滅之一切僧尼並令還俗朕意如此

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五百餘人咸以王

威震共決諫難後關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

勅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于時有沙門惠遠者

姓王氏乃曇始和上之門資也聲名光價乃自惟曰

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排衆出

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

詔云真佛無相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聞經佛藉

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

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

惠遠排衆出對

周用丙寅元曆帝登座序廢立義

故不知虛空是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
有法者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有五常等法
當時諸人何故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
無語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則國
家七廟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又不答乃曰佛經
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國家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
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
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
為非將亦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
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立若是

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
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
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義通行者其震旦之與
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
何不遵佛經而令獨廢帝又無答遠曰退僧還家崇
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
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
遠曰若如是者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
長假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
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

佛道二宗俱滅

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廢滅佛法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愕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屈無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師知時不濟隱居芝澤青蓮山養道造涅槃寺疏有擲筆凌空之驗武既怒佛道二宗俱被廢滅東川寺觀凡四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三百萬人悉充軍民

通載一十卷

十一

財產並收入官帝以為得志焉傷哉

藹師以法滅捨身

法師靜藹者聞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關奉表求見武帝許之及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證明白帝為改容顧業已成既行之詔不可返曰謝遣之藹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衛士求藹藹聞徙入太一山衛士不獲而返藹以法滅涕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三寶錄二十卷假設主賓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蕢大乘并錄見聞事實藏諸岩洞庶後代之再興耳尋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將事捨身

衆號泣不許曰令侍者出山藹瀝血書偈一篇遂坐
盤石留一內衣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
枝五臟皆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舁折都盡以刀割
心捧之而卒侍者歸山猶見捧心而坐餘骸並無遺
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者靡不流涕時年四十
有五云

馬尾古

丁酉

周武承光三年既克齊改元宣政帝癘疾稍作五月一
日歸長安延壽殿癘甚二十四日遷雲陽宮六月一
日殂于鸞立于同州○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
自言外祖為隋僕射封齊公親見文帝問死還活者

道載一十卷

十二

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上聞大隋天子昔日與我共
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受大極苦願
帝為我助作功德也帝以庫藏不敢私費乃化天下
人各一錢為追福懺罪也

戊戌

周宣帝贊

字乾伯武長子即位未及年禪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驕佚淫酒改元大成又改大象年三十一期葬定陵在位一年

釋任道琳者以學業淹博得近周武議論二十餘日
酹酢七十番周武窮極精思不能屈嘗許以復教會
其崩不果至是道琳伸請尤力帝從之

己亥周宣帝二月二十六日詔曰佛法弘大前古共崇詎

宜沈隱舍而不行自今應王公下逮黎庶並宜修事
知朕意焉。○四月二十六日復詔曰教義幽深神奇
弘大雖以廣開化儀通其修事而崇奉之徒勿須剪
髮以乖大道宜視菩薩儀範擢服冠纓所司條為儀
注於是琳等妙選舊沙門懿行貞粹聲望卓異者百
二十人入陟岵寺仍舊住持

庚子

周靜帝衍更名闡

宣之長子大象即位隋公
孫位於市稅錢復佛道二教大定元年
孫位於隋居於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
服飾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為不稱
詔隋開皇元年五月帝年十九而崩葬之
恭陵在○五月天元殂以天元皇太后之
位一午父楊堅輔政襲封隋國公也

通載一十卷

十三

辛丑

周改大定

正月改元二右字文周
禪于隋元二右字文周
禪于隋元二右字文周

隋高祖文皇帝名堅

字那羅延本弘農華陰
人也其先漢太尉楊震之
後八世孫鎮仕燕北平太守元壽仕魏武川
司馬惠徽太原太守烈平原太守定遠貞隋
國公忠生帝聖相周封隋王一大定元年受周
禪八年梁九年平陳天下統克儉為良
主都于龍首山故長安也仁壽四年太子廣
弒之壽六十四葬之太陵在位二十三年

改年開皇

壬寅

上殂太子立○設無礙會舍身

癸卯

後主炅寶改元至德

字元秀小字黃奴宣之長子即
位荒淫酒色禍亂非常後與張
蘇華孔貴嬪逃入宮井隋文帝為長城公至仁壽
四年癸亥十一月壬子終于洛陽壽五十二歲在
位六年

甲辰

隋初行甲子曆

後梁琮

字温文歸太子寬仁大度博學善射即位改元廣運後其封安平王崑崙

江陵仕庶奔陳琮時朝隋乃廢琮為莒國公在位二年而梁絕矣

丁未

改禎明

巳酉

右陳五主三十三年

而隋併之

後梁三主三十四年

而隋併之

庚戌

隋文帝開皇十年

序曰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君榮祐宅此九州所以誕育之初神光洞發君臨巳後靈瑞競臻故使天地龜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聳聞瞽視啞語雙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難紀

三十九

通載一十卷

十四

之瑞是知昔聞七寶匪局金輪今則神異四時徧知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馭宸土制水行興廢毀之佛日火乘木運啓嘉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二年黃龍降於舊第卿雲見於城闈二月十三日周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既臨服黃督皂廢六官依漢三省佛日還曜法水潛通其冬有周沙門賈西域梵經式百餘部膺期而至下勅所司訪人翻譯開皇二年仲春之月便就宣傳季夏詔以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凡城殿門縣園寺皆以大興為額三寶慈化自此而興萬國仁風緣茲遠大伽藍

鬱峙法宇交臨開士肩聯信心踵接及仁壽啓號窳
塔是興百有餘州皆陳瑞應于斯時也四海靜浪九
州無塵大度僧及將三十萬崇緝寺宇向有五千翻
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及煬帝嗣錄
卜宅東都仍於洛濱上林園置翻經館四事供養
無乏于時今叙一朝兩代三十七年祖師碩儒高僧
法匠十有五人顯大隋我教之隆盛焉

辛亥

法師曇延姿度瓌異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目光
外射才望與惠遠相埒述諸經義疏議者謂標率綱
目遠不逮延文句愜當延不逮遠齊大祖後之問道

四〇九

通載一十卷

十五

給月俸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奉延接伴弘正恃
才氣出人上見延悠然意消及還求延畫像并所著
疏論而歸帝益重之進位昭玄上統周武廢教延遁
入太行山及隋受禪即日削髮以沙門謁見文帝大
悅下書復教久之歲旱有旨命延率衆祈雨雨不降
帝問故對曰事由一二帝遣京尹蘇威問一二之意
延曰陛下躬萬機之政羣臣致股肱之力雖通治休
然俱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勅有
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羣臣以次受訖
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傾注帝悅自是延每入朝

隋下書
復教

必親手奉御饌供之臨終以表辭帝託以外護帝哭
之哀甚葬日百僚縞素送之內史薛道衡文祭畧曰
往逢道喪玄綱落紐棲心幽岩確乎不拔高位厚祿
不能回其慮嚴威峻法不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
莫二戒德威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尔
緇衣鬱為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之
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矣
釋及智僊者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長
通禪觀時言吉凶成敗事莫不奇驗居般若寺會文
帝生於寺方季夏盛暑乳母遽扇之帝寒甚幾絕不

壬子

四十三

通載一一卷

一六

能啼左右大驚及就視之曰見天佛所祐宜勿憂也
即奉之呼曰那羅延曰以為小字抱詣太祖語曰見
來處絕倫俗家穢雜不宜留請為養之太祖遂割宅
為小門通寺以見委僊視育後皇妣來抱忽見見為
龍驚墮于地僊失聲曰奚為觸損我見今晚得天下
及帝稍長僊密告之曰汝後大貴當自東方來佛法
時滅賴汝而興及周武廢教僊隱其家內著法衣戒
行彌篤至是帝果自山東來入為天子大典釋氏僊
前此而卒帝對羣臣稱阿闍黎以為口實又云朕興
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定從道人中來少時在寺

大典
釋氏

長育至今樂聞鐘磬之聲

是年閔輔早帝引民就食洛州先是律師靈藏者帝為布衣交至是命藏陪駕既而趣向藏者極盛帝聞之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藏由是度人前後數萬間有諧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則無殊

是年李士謙卒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歎曰此子吾家顏子也善天文術數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如此積三十年雅好奉止約以

通載一十卷

十七

士謙喻
報應說

戒定有謂其修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唯已知之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之有竅善身言客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佛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而賈誼亦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至若鮌為黃能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鱉鄧艾為牛徐伯為魚羊祐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變異形報之驗客又曰邢子才云世有松柏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業豈

關木平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去

論曰北史史官蔣沈等記李君之事詳悉如此豈非心懷佛德盡已之誠不敢欺誅後之來者歟士謙以日月星方三教然乍觀似有優劣至若照明世界運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關一則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癸丑

二祖惠可大師示寂於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師虎牢人少博極羣書尤精玄理及覽佛經超然自

三十八

道載一十卷

十八

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此須臾頓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回以告師師視其頂有五峯隆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至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投機授法語載達磨章中及少林歸寂師繼闡玄化嘗至北齊遇一居士不言姓氏且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

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
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也師器之
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授具戒畢乃告之
曰達磨大師來自天竺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
付汝并達磨信衣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
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汝
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
願聞示誨師曰昔達磨傳般若多羅識記云心中雖
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汝身當審前言勿罹世難
然吾亦有夙累今要償之師於鄴都隨宜行化經三

四、

通載二十一卷

十九

十四年乃晦迹混俗或過屠門或入酒肆有怪而問
之者答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最後於宛城縣匡救
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辯和法師者於寺
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稍引去和不勝憤興謗
于邑宰翟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法遂怡然委順
年一百有七識真者謂師償債葬磁州滄縣東北七
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丁巳

用張胃
玄曆

天台智者禪師示寂於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師諱智顓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有晉遷都寓居
荊州華容縣梁散騎益陽公起第二子母徐氏夢香

烟五彩縈回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曰緣寄
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
宿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卧必合掌坐必面
西年長時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
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啓一編即得二
親遇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仕梁承聖屬元帝淪沒
北度硤州依乎舅氏尋討名師年十有八投湘州果
願寺法緒出家授以十戒仍北度詣惠曠律師北面
橫經具蒙指誨又詣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
觀乃於北山行法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藥王品心

四、七

通載一十卷

三

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教見共思師處靈鷲
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思為印可嘗令代講思躬執
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徒之義兒恨其定力
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迹學成往辭思思曰汝
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入南嶽大師詣金陵綿
歷八周語默每思林澤乃夢岩崖萬重雲日半垂其
側滄海無畔見一僧搖伸手臂挽師上山以夢通告
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曰挾道南征隱淪斯岩陳少
主降勅徵入前後七使師乃赴都迎入太極殿之東
堂講智論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會大業在蕃任總

淮海承風佩德欲遵戒法致書累請師初陳寔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薛不免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設千僧會為王授戒未幾王入朝師旋台嶽躬率禪門行光明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從速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誠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弟子童安親傳戒法焉

辛酉 改仁壽

初文帝龍潛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

三〇八

通載一十卷

廿一

詔三十
州建塔

日為晉天慈父此大賚遺靈故留與供養僧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帝登極後嘗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海內大定帝憶其事是以岐州等三十州各建塔焉

是年六月十三日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濟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曰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一百

二十片分送舍利往前三十州建塔每州僧三百六十人為朕及皇太子后妃諸王內外官僚士庶懺悔及於相州戰場立寺七日行道任人布施限十文止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別外州郡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總管刺史下至縣尉自非軍機停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務盡誠敬副朕意焉是日帝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

利於其內薰陸為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眾威儀齋肅共以寶蓋幡幢華臺像輦佛帳經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讚頌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於是沙門對四部大眾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眾生切於骨髓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曰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及宣讀懺悔文至舍利將入函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大眾人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戀號泣聲響震地凡是安置之處悉亦如之帝於十月

十五日午時在大興宮之大殿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人旛蓋香花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及舍利入塔訖帝曰尔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其言

見著作王劭舍利感應記

癸亥

三年文中子王通既冠慨然有濟世之志西游長安見帝坐大極殿召見曰奏太平策十有二道尊王道推霸畧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掌上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不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

通載一十卷

廿二

文中子
講道

而歸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費易道九年而六經六就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賞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溫彥博潁川陳抃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中累徵不就十三年疾病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謚曰文中子嘗為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

國已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或問佛文中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
中國則泥又曰觀皇極讜議三教於是乎一矣通弟
績亦著書號東臯子

文中子講道于白午之碓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
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
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
息曰吾子何歎也薛收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歎負苓者
曰麗朱者赤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
者道而猶歎是六腑五藏不能受也吾是以問收曰

三五+

道載一十卷

廿四

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
省文矣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
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
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
費畫也自伏羲泄氏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
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達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
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
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屯亂者安
得羸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
不谷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張良丑

石室論曰宋司馬文正公曰文中子云佛聖人也
審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見矣第今言禪者
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
入於迷妄曰廣文子之意作解禪頌六首果如此
言雖中國亦可行矣不然則吾所不知也其卒章
曰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贍為大聖是名佛
菩薩噫文正公繼孔孟荀揚為大賢者也庸有不
知佛哉觀其頌則文正公平生所為皆佛菩薩之
心也特禪之一法雖吾門亦標表以為教外別傳
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絕慮則莫能究其旨謂之

三十七十五

道載一十卷

廿五

隱語大言似是而實非也何則東臯子猶以伏羲畫
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知
者不知大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直指人心於
語言形迹之表詎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
不獨文正公文中子楊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
教大法師輩固有不知而興謗者故先德云千人
萬人中撈摭一个半个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闍那崛多西天竺人也帝時至長安大興善寺奉勅譯
法華等經是年示滅

仁壽初詔曰皇帝敬問章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

月極寒味道安隱勉勗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願力朕實嘉焉今遣開府盧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關舜以疾辭不赴初舜從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覺有妄念即以錐刺股由是塵慮不入至不得已或出一言不過戒定惠而已如是十餘年稠竒之曰汝於人事殆無心哉而今而後可與言道矣後舜入贊皇山好事者奉米麵供之舜辭去一不受或問故舜曰山居橡栗足以禦飢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見啗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女父母一切有生皆女彘形而食其肉者是食女父母女心

四十四

通載一十卷

廿六

安忍哉聞者俊革也

甲子五

乙丑

詔賞罰庶支並付太子廣上疾楊素使張衡入侍上暴崩太子即位○時天下戶口抄計八百九十九萬

煬帝廣小字阿嬰高祖次子篡立于仁壽宮初登有

政治民後幸洛陽營建東京發河南人夫數百萬開通濟渠而達淮泗龍舟鳳舸又至江都民不堪命而群盜蜂起四海土崩後為宇文弒之壽

位十三年

冬煬帝有事于南郊詔僧道並同俗禁道流莫敢言諸沙門例不奉詔帝詰之曰詔条久頒卿等固不奉命何也時法師明瞻者對曰陛下若使准制嚴道則微軀敢不奉命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禮帝曰何以致拜周武瞻曰周武任威縱暴仁

德不施不足為有國者法陛下聖政惟仁不枉非罪
是以貪道得盡忠言帝默然而罷有司以瞻抗對將
抵以罪瞻曰所坐者瞻也願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
其不撓而不問凡敬主之議由此而絕焉

丙寅

是歲三禪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初以白衣
謁二祖既授衣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
人無識者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弥道信禮師曰願和
尚大慈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
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授具戒已
屢驗以玄鍵知其緣熟乃付衣說偈曰花種雖曰地

四ノ七

道載一十卷

廿七

信心銘

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并付法衣曰
吾既得汝能事已畢即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
舊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為四衆說法已於法
會大樹下儼立合掌而逝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
曰鑑智禪師著信心銘一篇其辭曰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
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
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
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
弥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

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
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臾反照勝却前空前空
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
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
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
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
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
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
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
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

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
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寐亂悟無好惡一切
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
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如
體玄兀爾忘緣萬緣齊觀復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
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
窮極不存執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
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
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
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

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丁卯

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慈命法師惠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永通欲先立義淨曰道流入寺義有主賓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体一故混耶体異故混耶若体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是一非道生若体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

四丁卯

通載一十卷

廿九

乙亥

二然則二非一起矣永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煬帝窮奢極侈乘龍舟錦帆汭汭而下入于揚州天下諸侯反叛稱帝王者各據一方凡五十二處太原唐公李淵起義兵而來救駕矣

丙子

唐師至江都帝以手琢案曰渠有奇相渠得之矣十一月唐師入京遙尊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紹隋室也

恭帝侑

煬之孫元德太子之子十三即位以唐公為相進封唐王次年五月禪位与唐封為鄜國公武德二年薨壽十五

丁丑

改義寧

上在江都淫虐日甚宇文化及目思歸之士夜入宮弒帝及宗室皆死

神僧法喜者兒寢陋年若四十許嶺表父老咸言見時見之談晉宋間事歷歷可聽又自言嘗從東林遠公游語默不常然皆為吉凶之兆煬帝幸維揚聞其有異召之俄一日統宮中徧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手足銀鐺禁衛嚴甚喜日丐于市飲食自若有司以聞帝命按視封鑰如故及啓戶視之唯見絮裝覆黃金骨骨皆連鎖遽以白帝勅長安王怛覈實如狀詔以香泥樹骨塑之是夕喜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嘗所善者去其薦置身簣上下以熾炭炙之數日半身紅爛即死葬之香山寺側

三〇九十一

道藏一一卷

三十一

後數歲有自海南歸者見喜無恙其人數家視之唯空棺尔計是時喜已三百餘歲矣及煬帝於江都遇弒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石室論曰唐牧之云昔有相士稱文帝當有天下後果篡奪得之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當曰此為楊氏禍乃可謂善相者牧之之論誠為警絕然文帝削平天下混一海宇君臨萬國者二十四年朔置禮樂法度多為唐所遵用仁壽間天下戶至八百七十万以唐疆宇

之廣歷五朝至天寶末纔九百餘万户隋文開統
而身及太平固一代之英主也惜其末年任一楊
素而弗獲其終嗚呼豈唯隋文而已哉凡魏晉以
來符石姚劉二蕭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日
果循環之驗皆毫末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
大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曰果報應之事與天道
大合有以助天為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
必欲人人自信曰既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違也儒
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唯詆
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弊獨唐家之興

則異於彼故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為天下之至鑑

右隋三主凡三十八年

而代王侑
禪位於唐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